

ARMY

陸軍

學術雙月刊 ARMY BIMONTHLY

女性從事戰鬥之困境與因應 ——以歐美軍隊為例

作者簡介



張倫賢一兵，東海大學生物學系學士班、臺灣大學昆蟲學系碩士班畢業；曾任職於2003馬來西亞熱帶生物學田野課程臺灣地區學員、國際英語演講協會會員、臺灣大學昆蟲學研究所助教。

◆ 提 要

- 一、隨著2006年4月開始的志願役女兵招募，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國軍行列，在女性軍人日益增多的趨勢下，也將有越來越多戰鬥相關的兵科職務對女性開放。
- 二、女性是否該加入戰鬥部隊仍頗受爭議。支持與反對兩派的爭議在於女性的體能狀況、士氣、戰俘及生理限制等方面，然而女性比例日益增加，這是國軍將會面對的問題。
- 三、踰越男女分際事件在美軍裡層出不窮，內部管理仍有諸多問題待解決。美軍的解決之道，包括對妨礙性自主的定義從嚴、委由民間獨立單位處理申訴案件，及教授防身課程等作為均值得參考。
- 四、在女性從事戰鬥的議題上，雖然歐美經驗深具參考價值，但是同樣的問題，在不同的國情下，可能需要不同的解決之道。

關鍵詞：兩性平等、不實的性騷擾指控、妨礙性自主、兩願的性關係



前言

今日社會對女性角色的定位已較以往寬鬆許多。研究顯示，不論在平民社會或軍中，對女性角色的看法已日趨開放^①，針對軍隊所做的研究也發現，軍中越來越能接受女性的加入^②。不論是來自對美國西點軍校、空軍官校或是海軍官校學生所做的研究都認同這個趨勢^③。許多的研究也發現，「女性從事戰鬥」的想法並不受到多數人的支持^④。一份分析自1944到2002年民意調查的研究發現，雖然美國人支持女性從軍，但多數不認同女性加入「裝甲兵、步兵、砲兵」等地面戰鬥部隊，有50~70%受訪者支持女性從事戰鬥支援及後勤支援的工作，但只有20~40%支持女性加入戰鬥的行列^⑤。雖然女性從軍的限制已較以往減少許多，但是對於女性加入戰鬥部隊，尤其是「直接戰鬥部隊」的議題，大眾仍存著諸多的疑慮及反對，支持與反對兩方的爭論在於女性從事戰鬥之適當性，但是從「歷史」角

度，以及近年來軍隊中的「女性比例」來看，女性從事戰鬥已是未來趨勢。此外，美軍層出不窮的男女分際問題，包括「兩願的性關係」、「妨礙性自主」事件及「不實的性騷擾指控」等，都顯示軍隊的內部管理仍有諸多問題待解決。

國軍自1991年擴大招收女性專業軍官及女官校學生。過去的研究顯示，女性在從軍後對工作的選擇漸趨於保守，受訪者中約有7成表示希望擔任文職工作^⑥。但是，這個狀況可能將有轉變。隨著2006年4月開始志願役女兵的招募，將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基層連隊，戰鬥職務的開放，再加上兩性平權的時代潮流，戰鬥部隊中女性的比例將可能增加，因此，國軍應針對可能伴隨而至的問題研擬應變之道，並自國外軍隊的經驗中，尋求參考依據。然而，目前國內女性軍人議題的探討及相關研究的發表並不多，針對女性軍人從事戰鬥的研究更為缺乏，本文之研究目的在借重歐美經驗，研判女性加入戰鬥部隊可

註①：Mason K. O., J. L. Czajka, & S. Arber, "Change in U.S. women's sex-role attitudes, 1965-1974,"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, Vol. 41 (1976), p. 573~596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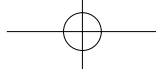
註②：Harrell M. C., & L. L. Miller, New opportunities for military women: Effects upon readiness, cohesion and morale (Santa Monica, CA: Rand, 1997) .

註③：Adams J., R. W. Rice & D. Instone, "Follower attitudes toward women and judgments concerning performance by female and male leaders,"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, Vol. 27 (1984), p. 636~643.

註④：Field, K., & J. Nagl, "Combat roles for women: A modest proposal," Parameters, Vol. 31 (2001), p. 74~88.

註⑤：Ibid.

註⑥：陳膺宇、陳志偉、張翠蘋，《我國女性軍職人員特質研究》，國防部補助研究計畫，1998。



ARMY

陸軍

學術雙月刊 ARMY BIMONTHLY

能產生的問題，以為國軍先期規劃與因應。

歐美國家女性從軍之經驗

一、在歷史方面

「柔弱不適合戰鬥」是許多社會裡對女性的刻板印象，但是在兩性平權的潮流下，女性不適合從軍的觀念逐漸改變。歷史上許多的例證，說明了女性從軍的適當性。西元第七世紀時，女戰士馬茲尼亞（Nusaybah Bint k'ab Al Maziniyyah）參與了多次回教戰爭，其中，吳侯德之役（The Battle of Uhud）初期，回教徒這一方占了上風，但是當射手們拒絕服從穆罕默德的命令時，戰事起了變化，此時馬茲尼亞毅然投入這場戰事，她成功的掩護穆罕默德逃離敵軍攻擊，她自己也就受了傷。後來穆罕默德曾提到：「此役中不論我到哪兒，我都看見她為我戰鬥^⑦。」聖女貞德（Joan of Arc）於1429年帶兵多次打敗入侵的英軍，解了奧爾良之圍，成為法國女英雄。1920年5月貞德死後，由教宗本篤15世封聖，成為西方文化的重要角色^⑧。瑪格麗特-科爾賓（Margaret Corbin）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和丈夫共同擔任砲兵角色，她堅守崗位直到中彈。鑑於這

些英勇事蹟，她成了美國第一位領到士兵撫卹金的女性^⑨，崔恩堡公園（Fort Tryon Park）豎立了她的紀念碑，入園處的圓環也以她為名。據傳露西-布魯爾（Lucy Brewer）女扮男裝，化名喬治-貝克（George Baker），參與了多場血腥的戰役，這一段歷史，讓美國海軍陸戰隊不得不承認她是有史以來的第一名女隊員^⑩，布魯爾的例子比海軍陸戰隊正式招收女性還早了一個世紀。寶莉申科（Lyudmila Mikhailovna Pavlichenko）是蘇聯紅軍出色的狙擊手，她在二次大戰期間，共執行了309次成功的射殺，包括36位敵軍的狙擊手，成為第一位受到美國總統邀請的蘇聯公民，她被授予「蘇聯英雄」勳章，並成了蘇聯郵票上的肖像人物^⑪。二次大戰期間，計有數百萬女性參與了戰爭，其中英國及蘇聯的防砲女兵成功地打擊了德軍的空襲，在德蘇交火的天際，蘇聯紅軍的女子戰鬥航空團令德軍男飛行員敬畏。另外，在越戰期間若沒有北越女兵參戰，越戰對美軍而言可能會是另一個結局收場，這些女兵在此奮戰中被認為是極其重要的，她們被公認是幹練的神槍手及狙擊手，還能攜帶重裝備實施長距離行軍^⑫。這些女性不只是歷史上零星的個案，早在女性從軍還

註⑦：維基百科，http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Nusaybah_Bint_k%E2%80%99ab_Al_Maziniyyah

註⑧：維基百科，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81%96%E5%A5%B3%E8%B2%9E%E5%BE%B7>

註⑨：維基百科，http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Margaret_Corbin

註⑩：維基百科，<http://coelacanth.aug.com/captbarb/femvets3.html>

註⑪：維基百科，http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Lyudmila_Pavlichenko

註⑫：於下頁。



不被認同的時代，她們便透露了一個訊息「女性不是弱者」。許多美軍女性參與了波灣戰爭，一名軍官形容這些女兵：「她們忍受著同樣的生活條件，承擔著同樣的職責和責任……她們的表現合乎職業要求，既沒有出現摩擦，也不需要特殊的照顧^⑬（如附圖）。」

二、女性比例方面

女性軍人的數目日益增加是世界潮流。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（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, NATO）會員國為例，比利時女兵人數約3,120人，占軍隊7.18%，加拿大女兵有6,700人（10.8%），法國女軍人有10,600人（7.5%）^⑭。至2006年，英國女性軍人達17,870人（9.1%）^⑮。至2006年9月，美國現役女軍人有212,580人（14.9%）^⑯，後備部隊女兵達225,000人^⑰。俄羅斯軍隊服役的女性則已超過50萬。俄羅斯《獨立軍

事評論週報》曾有一篇文章表示「各國軍營均出現『女性化』現象^⑱。」

三、體能及訓練方面

「保守派」質疑女性的體能狀況能否符合戰鬥需求。西點軍校（U.S. Military Academy）調查陸軍官校生的體能測驗（Army Physical Fitness Test），比較男女受測者的分數發現，女生排名的前20%和男生排名中最後的20%其表現相同。在伏地挺身的測驗中，只有7%的女軍校生達到最低標準60分^⑲。在成為美國陸軍及海軍陸戰隊（U.S. Marine Corps, USMC）正式的隊員前，不論男女，都得通過基礎訓練的結訓測考。在這個模擬戰場無情環境的測驗中，受測人員經歷長距離重裝備的行軍，他們的睡眠時間很少，體力恢復的時間也很有限。海軍陸戰隊稱這個測驗為「坩堝」（Crucible），陸軍則是叫做「勝利鍛鐵爐」（Victory

註⑬：Coppola M. N., K. G. LaFrance & H. J. Carretta, "The female infantryman: A possibility?" Military Review (Nov.~Dec., 2002), p. 56.

註⑭：〈走進海灣戰爭中的美國女兵〉《新華網》，2003年2月26日，http://news.xinhuanet.com/world/2003-02/26/content_746823.htm

註⑮：Kozaryn Linda D., "Military Women of NATO Countries," <http://userpages.aug.com/captobarb/NATOWomen.html>

註⑯：維基百科，http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British_Armed_Forces

註⑰：維基百科，http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Military_of_the_United_States

註⑱：U. S. Census Bureau, "Women by the Numbers," <http://www.infoplease.com/spot/womencensus1.html>

註⑲：天流，〈各國軍營均出現女性化現象〉《新華網》，2005年8月1日，http://big5.xinhuanet.com/gate/big5/news.xinhuanet.com/world/2005-08/01/content_3295473.htm

註⑳：Luddy J., Backgrounder Update #230 updating Backgrounder Update #836, "Women in combat. Why rush to judgment?" (Washington, DC; The Heritage Foundation, 14 June 1991.)



ARMY

陸軍

學術雙月刊 ARMY BIMONTHLY



附圖 波灣戰爭裡的美國女兵參與戰鬥

資料來源:http://news.xinhuanet.com/world/2003-02/26/content_746823.htm

Forge)。在這兩個測驗中，受測者都會感受到極大的情緒壓力及體力負荷，團隊合作是絕對必要^⑩。受測結果顯示，兩個軍種的合格率，在男女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差別^⑪。「體力」一直是女性被質疑的問題，不過，這個因素本身

是否足夠用來衡量女性的「耐力」？目前仍未定論^⑫。

來自保守派的證據，揭露了西點軍校裡通融女軍校生的政策。在一次控告中，兩性平權團體要求維吉尼亞軍校（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）招收

註⑩：在「坩鍋」測驗過程中，參與人員得在54小時內行軍數次，共計40哩，其中包含最艱辛的一個5哩的夜間行軍。此外，還有夜間滲透課程、無預警射擊及兩個作戰闖關活動。在三天中人員只有兩次各4小時的睡眠，並一直處於飢餓及身心俱疲的狀態。明顯的變化是受測者將由最初一群盲目向前衝的士兵，變成互助、合作解決困難的團隊。陸軍將「坩鍋」的內容變更成為期72小時的「勝利鍛鐵爐」。Garamone Jim, "Rite of Passage: Making basic training tougher,"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, <http://www.defenselink.mil/newsarticle.aspx?id=42918>

註⑪：Department of Defense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, "Right of passage," (Oct. 2001) www.defenselink.mil/specials.basic/

註⑫：同註⑩，p. 55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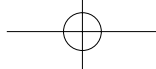
更多女生，並讓更多女生參加某些課程。西點軍校發言人帕特里克-托夫勒（Patrick Toffler）上校也一同列席，在5個小時的審問中，他意外地道盡西點裡不為人知的內幕。托夫勒承認，西點軍校對男女生體能的要求有雙重標準，女生不必通過和男生一樣標準的體能測驗，但是，如果能有和男生相同的表現，她們的分數會比較高，這些灌水的成績，足以讓她們取得領導地位。托夫勒也承認，女生的加入，使得西點的訓練方式有別於以往，改變是為了讓女性也能接受訓練，不會感到沮喪。例如在障礙超越訓練場裡，那些需要相當上半身力量的訓練項目已經取消、軍校生現在跑步時穿的是運動鞋而不是靴子、步槍已改為重量較輕的類型、搏擊已被柔道取代、強制負重的行軍也已經取消了。托夫勒承認，西點的招生保有固定的女性配額，女考生不必和男性考生競爭。托夫勒也承認，為了通融那些根本無法達到和男生同一體能水準的女生，西點軍校的訓練不再是「一視同仁」，女性只要達到專為她們設定的標準即可。在操練引體向上時，女生只需要彎曲手臂將身體支撐，使頭部超過單槓的高度便可，不必像男生一樣必須完成一個上下。托夫勒還透露，西點不允許對女性有任何負面的評價。但是，女生可糾正她們的男性上級，例如當他們在表示「主席」這個意思時，用了帶有男性色彩的字chairman而不是中性

的chairperson。《紐約時報》指出，如果西點軍校裡的男生，對女生有任何負面的評語，那就會不利他們的升遷。不難推斷，「兩性平權」的政策除了西點軍校外，也同樣存在於海軍及空軍官校²⁴。這些內幕消息點出了更重要的問題，女性軍人的訓練到底該以滿足「戰爭需求」為考量，還是只要達到「女性的標準」就可以了？若是前者，那訓練的份量及方式不應在性別上有所差異；再者，在戰力的規劃及戰鬥任務的分配上，如何能加入性別的考量？

四、士氣方面

保守派人士質疑女性的加入，會對軍隊士氣帶來負面影響。因應戰爭的需求，軍隊成為一個強調陽剛特質的地方，對於一個以男性為主的環境，在女性加入的初期可能帶來影響。勞倫滋（Carey Lohrenz）及卡拉-修特格林（Kara Hultgreen）是美國航空母艦上率先駕駛F-14熊貓式戰鬥機的女飛官。但是她們的戰鬥生涯並不如想像中地光彩，因女性加入飛行行列也使得男性飛官帶來一些不悅，例如在任務執行前的待命室（ready room）裡，禁止男飛行員播放色情電影。以往海軍男飛官常是媒體的焦點，兩位女飛官在艦上服役後不久，記者們一窩蜂地湧上，要男飛官們談談他們的女戰鬥飛行員。修特格林在一次降落中墜海身亡，該事件吸引媒體再度報導兩位女飛員。《華盛頓日報》及《聖地牙哥聯合論壇》將兩

註²⁴：Schlafly P., "Women in military combat? What it means for American culture and defense," (May 28, 1991), p.3~4. <http://www.heritage.org/Research/NationalSecurity/HL317.cfm>



ARMY

陸軍

學術雙月刊 ARMY BIMONTHLY

位飛行員比喻為「次級飛行員」(Pilot B)，對於「剩下來」的勞倫滋，也盡是報導她在剛執行飛行任務時失敗的經驗。「次級飛行員」很快地成為勞倫滋的代號，為她帶來了空前的壓力。其他的女室友也開始和勞倫滋疏遠，以免沾染到不實的報導。「尾鉤事件²⁴」的影響仍在，待命室裡，男飛官和勞倫滋保持異常的距離。通常艦上學習飛行較慢的菜鳥都有學長的指導，但是勞倫滋只有一個人。冷漠、嘲諷及孤立嚴重影響她的飛行，她的F-14在降落母艦時一次次地失誤，降落高度太高，使得機尾鉤沒能掛住艦上的攔截繩。午夜裡，勞倫滋常以淚洗面。5月27日原是她第一次執行戰鬥飛行的日子，但在當天早上，她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被劃去。最後，勞倫滋連同林肯艦上其他三位女飛官，沒有任何一人成為真正的戰鬥飛行員，她們被調走，改做地勤，或成了試

飛員²⁵。

女性加入軍隊的初期無疑地帶來改變，這是一個短暫且必要的過程，但是長期而言，影響並非負面。西點軍校在1976年第一次招收女生，第一批女畢業生在1980年服役，在過去20多年她們的表現令人讚許。直到1995年色岱爾軍校(Citadel Military College)才允許女性進入。這兩間軍校的畢業生都同意，女生的加入，豐富了他們的人生閱歷。1994年，美國海軍的戰艦上才開始有女性服役，雖然她們融入的過程讓海軍吃了不少苦頭，但是女兵加入的確增加了海軍人才的招募，而且對團隊士氣也沒有影響²⁶。

五、戰俘方面

二戰期間美國有88位女性成為戰俘(prisoner of war, POW)，越戰時期有2位²⁷。女軍人被俘，引發的輿論壓力使得美軍在沙漠風暴行動²⁸中禁

註²⁴：1991年美國海軍發生「尾鉤事件性醜聞案(Tailhook scandal)」，在此案三天的集體大會中，有22名海軍及61位平民女性，遭到海軍男飛行員集體性侵害，即使這些女性確實拒絕、抵抗，但仍遭到性虐待。http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Tailhook_Association

註²⁵：Thomas E. & G. L. Vistica, "Failing out of the sky," Newsweek, Vol. 129 Issue 11 (Mar. 17, 1997), p. 26.

註²⁶：同註¹⁹。

註²⁷："Women in the military: The first POW?" Newsweek, Vol. 117 Issue 6, (Feb. 11, 1991), p. 20.

註²⁸：波灣戰爭是以美國為首的34個國家對抗伊拉克的戰爭。日期為1990年8月2日到1991年2月28日。聯軍發動一系列的攻擊行動，包括90年8月7日的「沙漠盾牌行動」(Desert Shield)，旨在防止伊拉克入侵沙烏地阿拉伯。91年1月16日，聯軍開始了被稱為「沙漠風暴行動」(Desert Storm Operation)的強烈空襲。2月24日，美軍開始了「沙漠風暴」(Desert Storm)的陸戰行動。91年3月10日，「告別沙漠行動」開始，美軍從波斯灣撤離54萬軍隊。維基百科，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/index.php?title=%E6%B5%B7%E6%B9%BE%E6%88%98%E4%BA%89&variant=zh-tw>



止女性執行戰鬥任務，但是仍然有兩名美軍女兵被伊拉克軍隊俘虜。第233運輸連的補給女兵梅莉莎（Mellissa A. Rathbun-Nealy）成了第一位女戰俘²⁹。陸軍第2-229攻擊直升機營的外科女醫師朗達-克南（Maj. Rhonda Cornum）也被伊軍俘虜³⁰。梅莉莎最後安然地獲得釋放，但是克南卻遭性侵害。身為「女性參與戰鬥」的堅定支持者，克南對記者解釋，她為何延遲透露被伊軍性侵害長達四年的事，她擔心自己的遭遇，會被保守派加以誇大利用³¹。「女性戰俘」為美國社會帶來相當大的衝擊，輿論甚至開始質疑女性是否適合從軍，對女性加入戰鬥部隊的政策也變得更加保守。

保守派認為，軍隊不應讓女性暴露在這種危險之中。傳統觀念認為女性是「被保護者」，即使她們成為軍人角色仍然不變。擔任美國軍事準備中心（Center for Military Readiness）主任的伊蓮-唐奈利（Elaine Donnelly）

表示：「當女性被俘時，她們沒有像男性那樣的反抗能力³²。」雖然保守派基於可能被俘的危險而反對女性從事戰鬥，但是，兩位沙漠風暴中的女戰俘並不屬於直接戰鬥兵科。在今日的戰場裡，非戰鬥部隊同樣暴露在危險之中，「前線」是流動的³³，它不再只是兩軍正面衝突的地方，「戰區」和「非戰鬥區」的分界，也比傳統戰爭來得更加模糊了。以兩次波灣戰爭為例，美軍不論是戰鬥或支援部隊隨時都可能受到火箭、迫砲的襲擊或炸彈客的埋伏³⁴。雖然美陸軍和海軍陸戰隊規定不得把女性派往前線，但是在某些狀況下有例外，因為城市游擊戰中並沒有明確的前線與後方的分界³⁵。在這些前提之下，基於可能被俘而反對女性加入戰鬥部隊的理由便顯得牽強了。一位美國陸軍退役的中校羅勃-馬吉尼斯（Robert Maginnis）表示：「女性在被俘期間，受到性侵害一點也不令人意外。這種事在每個社會都會發生，只

註²⁹：同註²⁸。

註³⁰：Jacinto L., "Girl power: women join the boys in combat, but not without a fight," ABC : News (Jul. 11, 2003), http://www.realnews247.com/girl_power.htm

註³¹：同註³⁰。

註³²：Price J. H., "First female captive since Pentagon altered rule," http://www.dailytimes.com.pk/default.asp?page=story_25-3-2003_pg4_10

註³³：Willens J., "Women in the military: Combat roles considered," (Aug. 7, 1996), <http://www.cdi.org/issue/women/combat.html>

註³⁴：Scarborough R., "Female soldiers eyed for combat," The Washington Times (Oct. 22, 2004), <http://www.washingtontimes.com>

註³⁵：巴羅克，〈美禁止女軍人地面作戰政策受挑戰〉《大紀元時報》，2005年7月28日，<http://tw.epochtimes.com/bt/5/7/28/n1000882.htm>



ARMY

陸軍

學術雙月刊 ARMY BIMONTHLY

要女性不幸遇上，她們就成為獵物了。由於女兵已經更接近了敵軍，她們便可能被抓，被玩弄³⁶。」最初因個人意願而加入軍隊的女性，應該自知有朝一日將置身於危險之中，不論受到敵軍凌虐或是性侵害，都不會是意外。此外，也有人質疑，基於被俘的危險而反對女性戰鬥的立場，可能出自於「貞操比性命重要」的男性沙文主義。軍隊對男軍人被俘的看法完全不同於女軍人，被俘時期正是考驗一名軍人的愛國心及意志力的時刻，但是，當男軍人成為戰俘時，他們同樣也可能被凌虐、性侵害及性虐待。

六、生理方面

女性懷孕及養育嬰兒的問題可能為戰鬥部隊帶來困擾。兩性平權主義者認為，兩性其實沒有多大的差別，在各行各業中，男性和女性是可以相互替換的，包括最殘酷、危險的行業——戰鬥部隊。但是，這個立場忽略了女性在生理上的先天限制，女性有懷孕的問題而男性沒有。美軍女性一旦懷孕便得停役，或是改服較輕鬆的職務。戰鬥成員的訓練是筆龐大的投資，美軍培養一位飛行員得耗費一百萬美元左右，實際

金額又因機型而異，如果女性因懷孕而中斷她們的服役，那最初訓練的花費便可能白費了。「懷孕」也會使部隊戰力隨時平添變數，在戰爭期間所造成的影響更大。在任何時刻美軍約有10%的女性處於懷孕狀態，「沙漠盾牌行動」及「沙漠風暴行動」中，因為懷孕而被退役的女性更多達40%³⁷。專欄作家傑克-安得森（Jack Anderson）自沙烏地阿拉伯的報導指出：「在美軍駐沙國的成員裡，最常找軍醫的就是那些要求做驗孕測試的女性，因為一旦結果呈陽性，她們無疑地得到了一張回家的船票及一年的假期³⁸。」2003年5月23日，美海軍陸戰隊一名女中士，在波灣海域的拳師號（USS Boxer LHD-4）兩棲攻擊艦上分娩，女中士宣稱她並不知道，也從未告訴過任何人自己懷孕的事³⁹。軍備中心主任唐奈利表示，在此之前，美軍女性在海上生產只有4例，但是在戰區內的戰艦上分娩的荒唐事倒是頭一遭⁴⁰。在沒有戰事的時候，女性出自於個人的意願開始了軍旅生涯，這段日子對她們也許是新鮮又刺激，但是當戰爭爆發時，狀況變得險惡又致命，「懷孕」無疑地能讓女性

註³⁶：同註³⁴。

註³⁷：同註³⁵，p. 1~2.

註³⁸：同註³⁷。

註³⁹：Mientka M., "Active Duty Marine Gives Birth In War Zone," U.S. Medicine Information Center, <http://www.usmedicine.com/article.cfm?articleID=703&issueID=52>

註⁴⁰：春風，〈美國女軍官艦上分娩惹爭議 美軍歷史上屬首次〉《中國新聞網》，2003年6月11日，<http://61.129.65.8:82/gate/big5/news.eastday.com/epublish/gb/paper148/20030611/class014800004/hwz961510.htm>



自戰事中全身而退，這對那些得硬著頭皮上戰場的男性而言，一點也不公平。18到26歲是女性最適合戰鬥的年齡，正好也是她們懷孕的黃金時期。這些問題被「兩性平權主義者」給忽視了^{④1}。

美軍女性在懷孕後，有將近一年帶全薪的孕假及產假，接著部隊得面對的是養育嬰兒所帶來的問題。既然懷孕是女性的權利，她們應該也有照顧孩子的權利。但是，懷孕、養育嬰兒和軍隊及戰鬥一點也搭不上調，每位戰鬥成員應該處於隨時待命參戰的狀態，將女性納入戰鬥部隊，無疑地就是假設她們在懷孕期間或是嬰兒初生之時還能作戰。從人類經驗裡，一個有六週大嬰兒的母親，和一個孩子六週大的父親是不可能心理及生理上都同樣適合戰鬥的。此外，女性在懷孕後，會逐漸將生活重心轉移至家庭^{④2}，當媒體報導美軍裡那些「媽媽」哭哭啼啼地和她們的嬰兒道別，然後就要出征波灣的電視畫面時，不禁讓人懷疑，當這些母親思念起遠在美國老家的寶寶時，她們還能作戰嗎？1991年2月美聯社（The Associated Press）的民調顯示，有1/2的美國人認為，將「媽媽」送去波灣作戰是一項錯

誤的政策。從另一個角度看來，在孩子最需要照顧的時候剝奪他們的母親，這對嬰兒的傷害又有多大呢^{④3}？

美軍逾越男女分際之問題

一、兩願性關係的代價

男女分際的逾越，成為軍隊管理上的難題。雖然兩願的性關係在平民社會是正常的，在軍隊中帶來相當多的問題。在美國陸軍亞伯丁基地（Aberdeen Proving Ground）曾經流傳著這一則故事——「操課教官們傳遞著一張紙條，上面有某些女入伍生的名單，暗示她們願意和教官發生性關係……」，這則性醜聞，在1996年秋天傳開。有些受害的女兵才剛高中畢業，她們受到教官的脅迫才發生性關係。但是其他女兵將交歡作為晉升的工具，套句軍中術語來說就是「為了值星帶（軍階）和上級發生關係」，也有部分的女兵發生關係只是出自於自願^{④4}。一些軍官私底下透露，在某些基地官兵間的性活動，就像「起床號」一樣地頻繁，成為嚴重的道德及形象問題。但是，由於年紀輕、性荷爾蒙分泌旺盛，以及軍隊當面訓練新兵的方式，「兩願的性關係」不是個可以輕易解決的問題^{④5}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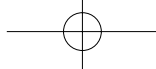
註④1：同註④7。

註④2：周海娟、崔艾湄，〈女性軍人福利服務需求與資源網絡之建構〉《社區發展季刊》，2003年3月，頁354。

註④3：同註④3，p. 2~3.

註④4：Thomas E. & Vistica G.. L., "A question of consent," Newsweek, Vol. 129 Issue 17 (Spr. 28, 1997), p. 41.

註④5：同註④4。



ARMY

陸軍

學術雙月刊 ARMY BIMONTHLY

因性關係而引起其他官兵的妒忌可能摧毀軍隊紀律。一位女兵和她的教官有過關係，有一次，該教官要求女兵做些她認為是低賤的工作，但被她拒絕，教官揚言要懲處她，女兵決定揭露他虛張聲勢的作法，卻因此被降級。不滿的女兵去投靠另一名上尉，並將兩人之前的關係告訴他，上尉要她去向憲兵申訴。令人難以置信地，後來上尉竟和這個女兵發展出關係來了⁴⁶，性關係成為挾怨報負的手段。兩願的性關係還造成其他方面的影響。美伊戰爭見證了美國女兵的能力，但是美軍男女之間的親密卻成為了問題。在波斯尼亞（Bosnia）的駐軍中，有些美軍士兵之間過分親密，光是1997年中，每3天就有一位懷孕女性必須被遣送回美國。在軍隊中，單身的父親總是多過於單身的母親，但這個事實總不見於標題新聞⁴⁷。

亞伯丁性醜聞，反映出「正常的」兩性關係在軍隊中的困難性。軍隊裡的傳統和其他職場不一樣，教官們試著讓軟弱的平民變成堅強的士兵。他們不被允許對這些士兵有肉體上的虐待或傷害的行為，不過教官可以任意地威嚇新兵。可想見的，年紀二十初頭的新進女兵，和年紀通常大上她們五到十五歲的教官之間的關係，是可能因此而擦槍走

火的。教官們向女兵拋媚眼，女兵也挑逗地回應。對於種族偏見或是越戰後的禁藥問題，美軍以命令及嚴苛的執法來解決，但是「性」這一回事卻沒那麼容易，種族是態度的問題，但性慾卻是生物本能。

亞伯丁性醜聞案件，透露出的另一個問題「是否有必要將男女兵分開訓練」。某些共和黨（Grand Old Party）議員認為，唯一的解決方法是將男兵和女兵分開訓練，但當時的陸軍部長丹尼斯-雷默（Dennis Reimer）反對分開訓練。美軍的經驗顯示，男女兵合併訓練可以促進競爭並且提升雙方的表現。再者，將兩性分開訓練，可能會被誤解為「女兵無法和男兵競爭」，以及「軍方並未將女性融入軍隊的事認真看待」。從五角大廈的觀點來看，恢復兩性各自訓練，只會把性別融合的問題推給作戰單位。身為作戰單位指揮官的雷默說：「部隊目前已經有太多的問題了⁴⁸」。對女兵而言，當她們逐漸不再需要保護，能夠在戰機或是戰艦上服役的時候，她們應該被「平等」地對待。一位美軍退休的少校說：「分離卻平等的方式仍是不夠的。」即使是在男女混合的部隊裡，士兵之間總是試著用許多方式成為戰友⁴⁹。」

二、妨礙性自主的問題

註⁴⁶：同註⁴⁴。

註⁴⁷：“Too close,” Newsweek, Vol. 131 Issue 1 (Dec. 29, 1997~ Jan. 5, 1998), p. 17.

註⁴⁸：Vistica G. L. and E. Thomas, “Trouble in the ranks,” Newsweek, Vol. 129 Issue 7 (Feb. 17, 1997), p. 46.

註⁴⁹：同註⁴⁴。



1987年9月17日《紐約時報》披露：「美軍裡女兵常受到男軍人的糾纏，上級軍官向新進女性軍人求歡，因此引起軍中婦女懷孕、墮胎及三角戀情等問題⁵⁰。」女軍人受到妨礙性自主的情形，在美軍裡不勝枚舉，案例包含士兵、士官、官校生、軍官，甚至派駐海外的女軍人。1997年對美國陸軍而言，是難熬的一年。亞伯丁基地性醜聞的效應迅速擴大，隨著越來越多的性醜聞被揭露，美國陸軍不得不承認「性騷擾」及「對女性不當的行為」實際上要比想像中來得頻繁⁵¹。

1997年1月《華盛頓郵報》報導，曾是二等兵的艾莉西亞-貝內特（Alysia Bennett）描述她對教官的矛盾感：「無疑地教官增強她的體力，使她變得強壯，但是他也愛說下流笑話，教官還曾一度將手滑過她的大腿。其他女兵也有過同樣的遭遇，不知道是該去控告這位教官，還是忍氣吞聲繼續向他行禮問好⁵²。」對女兵而言，教官既是她們的良師，又是令她們苦惱的人物。2月，一等女士官長布蘭達-賀士特

（Brenda Hoster）在ABC新聞臺控訴吉恩-麥金尼（Gene McKinney），在一年前企圖強暴她，被指控的一等士官長麥金尼，被視為美國陸軍的楷模，他經歷過越戰，是陸軍41萬名義務役士兵中最資深的一位⁵³。潔西卡-布萊琪（Jessica Brakey）的性騷擾案相當知名，不甘心申訴案被軍方給刻意忽視，她將其他有同樣遭遇的女軍校生組織起來，將案例公諸於世⁵⁴。2000年3月《華盛頓時報》披露，三星女中將肯尼迪（Claudia Kennedy）指控，4年前一名男將官對她「不當觸摸」並意圖親吻她，地點就在她的辦公室裡⁵⁵。這起事件，成為陸軍裡軍銜最高的女軍人的性騷擾案。美聯社披露，性騷擾事件不只是在美國本土出現，連海外駐軍也不少。美軍駐菲律賓蘇比克灣的海軍基地，長期保留脫衣舞孃表演，女性軍人對此十分反感。在波灣戰爭期間的兵力集結階段，有些大兵在夜暗裡偷偷鑽入女兵的睡袋裡，導致戰後許多女兵因此懷孕或罹患精神疾病⁵⁶。

註⁵⁰：孫立華，〈性騷擾——大洋彼岸美國女兵的困惑和麻煩〉《人民網》，2002年3月06日，<http://www.people.com.cn/BIG5/junshi/192/4552/7672/20020306/680863.html>

註⁵¹：同註⁴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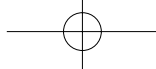
註⁵²：同註⁴⁴。

註⁵³：同註⁴⁸。

註⁵⁴：Lorch D. & P. Tolme, "Ghosts of tailhook," Newsweek, Vol. 141 Issue 11 (Mar. 17, 2003), p. 43.

註⁵⁵：McIntyre J., "Sources: Army substantiates general's claim of sexual harassment," CNN.Com, May 11, 2000, <http://archives.cnn.com/2000/US/05/11/army.sex/>

註⁵⁶：同註⁵¹。



ARMY

陸軍

學術雙月刊 ARMY BIMONTHLY

在1993到2003年間，美國空軍官校總共被揭發了54件性侵害案，官校對受害者的漠視及對加害者的姑息，被媒體形容是「培養強姦犯的學院⁵⁷」，民怨逼得美軍對三軍官校展開調查。2003年3月空軍部長詹姆士-若克（James G. Roche）承認，實際上的性侵害案例應該更多，某些受害者因恐懼或是羞愧而不敢申訴。他表示：「也許，還有另外100件性侵害案還沒被揭發⁵⁸。」性騷擾的問題不只是在受害者私底下嘀咕抱怨的層次而已，國會會計處（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）在97年的調查發現，美軍官校裡有超過半數的女生，在四年生涯內貫常地被性騷擾。國防部的研究指出，對美軍女性而言，性創傷（sexual trauma）已經達到像傳染病一樣的程度，在軍中的案例是平民社會的兩倍多⁵⁹。空軍官校的強姦文化，不僅是道德上的問題，更削弱了軍力。一位接受Newsweek雜誌社專訪的女性表示，像這樣一個視性侵害為理所當然的地方，任何聰明及有企圖心的女性是不屑一顧的⁶⁰。

雷默認為保護女兵之道在於，軍方本身要改善對操課教官的篩選、訓練

及監督。對於入伍生們，軍方應向他／她們宣導當相關事件發生時適當的處置。此外，軍中應增派「特遣牧師（post chaplain）」，他們一方面得保護申訴者，另一方面要打擊官兵之間不正常的親密關係。長官對部屬的視察權（visitation rights）要有明確的指引，在部分妨礙性自主的案例中，美軍人員已經鬆懈到完全無視於既有規定的存在。美軍的目標是儘可能地將整個環境去性別化，但是，雷默也不得不承認，某些導火線，例如男性的沙文主義以及女性的賣弄風騷總是存在的，兩性關係仍將是軍隊內部管理上最難的問題⁶¹。

三、不實的性騷擾指控

美軍頻繁地被揭發妨礙性自主事件最終導致女性的反撲。2006年初，性侵害防治和反應處（Sexual Assault and Prevention Response Office）分析了848個性騷擾案，調查發現，在這些宣稱被性騷擾的案子裡，有641件沒有事實根據，或是證據不足⁶²。同年5月，美國海軍官校董事會（Naval Academy Board of Trustees）發現，在40件性騷擾申訴案中，有72%是

註⁵⁷：曾進，〈強姦文化當道 美國空軍學院糗事一籬筐〉《華盛頓觀察》，第35期，2003年9月24日。

<http://www.washingtonobserver.org/>

註⁵⁸：同註⁵⁴。

註⁵⁹：Quindlen A., "Not so safe back home," Newsweek, Vol. 141 Issue 14 (Apr. 7, 2003), p. 72.

註⁶⁰：同註⁵⁹。

註⁶¹：同註⁴⁸。

註⁶²：Roberts C., "Harassment hysteria threatens military morale," (Sep. 5, 2006), <http://www.renewamerica.us/columns/roberts/060905>



沒有事實根據的⁶³。2005年，國防部總監察長（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）約瑟夫-施米斯（Joseph Schmitz）發布一項官校性騷擾的調查，和以往不同的是，該案同時針對「不實指控」的部分做調查。報告指出有72%的男性認為「不實的性騷擾指控」會是個問題，但是73%的女性認為，這個動作只是為了引起注意，並增加男性對她們的尊重。軍備中心主任唐奈利認為，「這些民調讓官校蒙羞，新生的士氣低落，還讓那些鼓吹受害者應該站出來的團體更有利可圖⁶⁴。」然而，回顧過去美軍的性醜聞，女性的反擊並不令人意外，只是對於軍隊的內部管理，又滋生無謂的麻煩。

歐美經驗所帶來的啟示

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國軍，以及戰鬥兵科職務對女性開放的潮流，女性在戰鬥部隊的人數將可能顯著增加。然而，戰鬥部隊強調男性陽剛的特質，女性加入的過程，並不一定如想像中的順利。除了現階段持續致力於人員招募外，國軍也應對女兵加入戰鬥部隊後可能帶來的問題未雨綢繆。不論對決策高層、戰鬥部隊領導幹部及有志從事戰鬥

的女性們，歐美女性在融入軍隊時所遭遇的挑戰及挫折，都是寶貴的經驗。經以上分析，參照我國國情，有以下幾項啟示：

一、女性參戰不可避免，給她們適當職位更形重要

在歷史方面，以往主觀認知及性別歧視時，常否定了女性在戰鬥領域裡的適當性，但是，從聖女貞德、科爾賓、布魯爾等個案，到二戰、越戰及波灣戰爭數百萬女性的參戰，都說明了戰鬥的行列也應該有女性的位子，她們的參與是如此的重要。

二、女性從軍日益增多，國軍「質」的提升亦應重視

在女性比例方面，女軍人日益增多的事實，將可能鬆綁她們加入戰鬥部隊的禁令。雖然美國是當今女兵最多的國家，在戰鬥職務對女性的開放，卻是近15年前才開始的，「阻力」的來源，並非著眼於女性的能力，卻是來自對性別角色的認知⁶⁵。以色列國防軍（Israel Defense Forces）在2001年7月已正式讓女性加入步兵以及坦克部隊⁶⁶。英國陸軍已將裝甲、砲兵及步兵等戰鬥單位70%的職務開放給女性⁶⁷。直到2003年為止，女性仍然被排除在美

註⁶³：同註⁶²。

註⁶⁴：同註⁶²。

註⁶⁵：Campbell D., "Women in combat: The World War II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, Great Britain, Germany, and the Soviet Union," *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*, 57:2 (Apr. 1993), p. 320.

註⁶⁶：Israel defense Forces, "Women's service in the IDF- The New Chen (Women's) Corps," (Oct., 2001), <http://www.idf.il/english/organization/chen/chen.stm>

註⁶⁷：<http://www.people.com.cn/BIG5/junshi/192/4552/7672/20020306/680887.html>



ARMY

陸軍

學術雙月刊 ARMY BIMONTHLY

軍「地面戰鬥部隊」之外⁶⁸，今日的美軍越來越依賴女軍人，再加上軍隊徵兵越來越困難，這些現實條件可能讓美國被迫放鬆，或取消禁止女軍人參與地面作戰的禁令⁶⁹。姑且不論保守的政策是否為美軍在戰力上帶來無形的損失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國的狀況和美國截然不同。美國在多數戰役中都是以精良科技贏得勝利，女性是否加入戰鬥部隊，對戰爭成敗的影響不大。但是，我們面對的勁敵是中共，不論在兵力或軍備的數量上都具有壓倒性的優勢⁷⁰，對國軍而言，維持「質」上的優勢勢在必行，人員的素質及對裝備操作的效率都是重要的項目。

三、女性體能不如男性，但高科技戰爭下體力消耗已降低

在訓練及體能方面，女性的體能是否符合戰鬥部隊需求的問題，一時難有共識，但若以「訓練及測考」為評鑑標準，那問題就簡單多了。不論成員的性別或是身材，能夠通過測考的就是合格的戰鬥成員。在經過篩選之後，人員的「適當性」，就純粹只是訓練方面的

問題了。有幾點值得注意的是，許多專家都同意，女性當中有少部分的體能狀況，是能夠達到戰鬥部隊標準的，雖然數目可能很少⁷¹。許多人，包含女性都認為，戰鬥部隊的訓練應該一視同仁，沒有性別上的差異⁷²；再者，現代化戰爭越來越依賴高科技，新型裝備多已朝向輕量化，操作上也已經降低了體力的消耗⁷³。

四、招募女兵提升士氣，惟實質助益仍待研究

就部隊士氣而言，西點軍校、色岱爾軍校及海軍等例子，都說明了女性加入軍隊不僅沒有影響士氣，反而還刺激了人才的招募。至於女兵加入戰鬥部隊，究竟是助益還是累贅？程度為何？在科學昌明的今日，這個問題的答案，應建立在客觀的研究結果上，目前應用於團隊研究的「組織行為」（organizational behavior）的方法便是一個很好的工具⁷⁴。

五、生育問題處理得宜，不致造成部隊困擾

在戰俘及生理方面，女性懷孕及育

註⁶⁸：同註⁶⁰。

註⁶⁹：同註⁶⁴。

註⁷⁰：〈日指臺灣海空軍尚優於中國〉《中華日報》，2006年8月1日，<http://www.cdnnews.tw/20060802/news/gjxw/096000002006080119335315.htm>

註⁷¹：Willens J., "Women in the military: Combat roles considered," (Aug. 7, 1996), <http://www.cdi.org/issue/women/combat.html>

註⁷²：同註⁶⁸。

註⁷³：新華出版社，〈軍鼎——以色列軍情內幕〉，2002年6月，<http://big5.china.com.cn/chinese/junshi/171219.htm>

註⁷⁴：同註⁷²，p. 57~60.



嬰問題，的確為美軍在波灣戰爭帶來相當多的困擾，女戰俘也造成相當的衝擊，但是我國與美國的處境與作戰截然不同，國軍人員的部署多集中於本島，女兵懷孕及育嬰的問題若能處理得宜，應不致造成問題，一旦戰爭爆發，女兵被俘的可能性亦較低。

六、女兵戰果難以估算，平戰時表現應再探討

從過去的經驗看來，女性是否適合於今日的戰鬥型態，仍有待更多的研究來回答。二戰期間，女兵證明了她們在傳統戰爭裡的價值，然而今日的戰爭高度依賴科技及速度，已經有別於以往。對於女性在今日戰場上的表現，波灣戰爭也許值得參考，但是這場戰爭是34國聯軍對抗伊拉克一國，聯軍的兵力素質及武器裝備均遠高於伊軍，嚴格說來，波灣戰爭並不算是場真正的戰鬥。美伊兩軍的死傷差距懸殊，美軍只有148人陣亡於敵軍戰火下，伊軍的死亡人數卻在2.5到7.5萬之間^⑦。這場戰爭的結果是可以預期的，對美軍女性的肯定，也是錦上添花的意義大於實質。1991年5月26日《紐約時報》指出，對於波灣戰爭，美軍不允許對女性的表現有任何負面的評價，因此女兵在波灣戰爭裡的實際表現，外人也無從得知^⑧。有鑑於此，針對女性在戰鬥部隊的表

現，國軍有必要著手進行獨立的研究，以量化的資料來探討相關問題。

七、男女分際從嚴規範，勸導與禁止須軟硬兼施

在男女分際方面，軍隊中「正常的兩性關係」的推行，是個不易維持又不得不為的難題。兩願的性關係，雖是平民社會的正常現象，但在軍隊這個獨特的環境中卻必須禁止。推行軍中兩性關係的正常化，得軟硬兼施。在軟的方面，軍隊宜安排一系列的教育及活動，讓官兵了解男女之間的差異，不論是在性器官、心理及生理上都不應存有神秘感。例如，男兵可能誤以為女兵的性慾也和自己一樣地強，甚至誤以為當女性對一些身體上的不當接觸，或是性暗示沒有反應時，就是代表她們願意接受。但事實上，女性軍人的性慾比男性軍人低，比起一般平民女性又更低^⑨。90年代，美軍男兵之間流傳對女兵不實的流言，誣蔑從軍的女性是同性戀或是性濫交狂，這些惡毒的流言，使女子軍團的招募受阻，實際招收的人數遠低於期望^⑩。某些美國男軍人，甚至將自己的性犯罪合理化，認為在戰場上女性同袍一旦被俘，勢必遭到性侵害，既然如此，先性侵她們等於是先上一課。女性軍人也必須意識到，性騷擾及性侵害是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。美國空軍一位上校

註⑦：維基百科，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/index.php?title=%E6%B5%B7%E6%B9%BE%E6%88%98%E4%BA%89&variant=zh-tw>

註⑧：同註③。

註⑨：Mattie Treadwell, *The Women's Army Corps* (Washington 1954), p.191~218.

註⑩：同註⑥。



ARMY

陸軍

學術雙月刊 ARMY BIMONTHLY

向《紐約時報》透露，他讀空軍官校的女兒被同校的男生強暴了。他表示：「我的女兒知道在戰場上她可能被敵軍俘虜及性侵害，但是她沒料到自己竟然被自己官校裡的同學給強暴了⁷⁹。」女性軍人也應熟悉自保及申訴的管道。有部分男性誤以為，女性大多是消極地面對此類事件，讓他們了解女性有那些反制之道，無疑地給予性犯罪的念頭當頭棒喝。在另一方面，值得注意的是，「正常的兩性交往」對部隊人事具有穩定力量。文獻指出，雙軍職夫婦是女性軍人中最常見的家庭型態⁸⁰。國軍已婚女性軍人的配偶同樣是軍人者占了68.8%⁸¹。

在硬的方面，軍人，不論性別或階級，應清楚地了解「性騷擾的定義」周海娟等學者指出，美陸軍明確地界定了性騷擾的定義：「當一個人可以根據其事業或職業上的權力，形成或創造一個足以影響人的脅迫、敵對或攻擊性環境，而作出不受歡迎的求愛、性要求及口頭上或生理上具有性本質意味的碰觸，或是以暗中或公開的性行為來控制、影響軍隊成員或文職人員的事業、工作或薪資的行為皆稱之為性騷擾

⁸²。」自從亞伯丁基地性醜聞案之後，美軍對於「性侵害」從嚴定義，只要女性能證明她們因害怕拒絕而發生了關係，即使是兩願的性關係也視同「強暴⁸³」。

以色列及美國女兵，在服役第一天都會拿到一本手冊，上面詳述哪些行為屬於性騷擾，一旦遇到此類狀況應找誰解決⁸⁴。美軍成立民間單位「國防部女性軍職人員諮詢委員會」（the Defense Advisory Committee on Women in the Service, DACOWITS），來調查權力濫用對軍中婦女的影響及揭發軍中妨礙性自主事件，委由獨立於軍中的單位來處理性騷擾事件。由美軍所研發的訓練SERE，其內容包含生存（survival）、防避（evasion）、抵抗（resistance）及脫逃（escape）⁸⁵。內容是根據曾被俘虜人員的實際經驗而設計，並有真實狀況的模擬，讓女性能在自家及戰場上防身。有鑑於國軍女性人數日益增加，軍中一再加強「嚴守兩性分際」的宣導實為明智之舉，但是在具體作為上仍宜多參考國外經驗。

美軍的經驗證明了「不正常的兩性

註⁷⁹：同註⁶⁹。

註⁸⁰：沈明室，〈戰爭與女性軍人〉《三軍官校第四屆基礎科學學術研討發表論文集》，陸軍軍官學校，1997年5月。

註⁸¹：朱美珍，〈民生主義社會政策與軍人家庭關係之研究——生活滿意之分析〉，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博士論文，2002年。

註⁸²：同註⁴²，頁357～358。

註⁸³：同註⁴⁴。

註⁸⁴：同註⁶⁴。

註⁸⁵：維基百科，<http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SERE>



關係」將為部隊帶來莫大的衝擊，性醜聞一旦被揭露往往被媒體渲染及擴大報導，不但打擊部隊的士氣和形象，更可能對女性軍人的招募造成影響。因此，軍隊應致力於兩性關係的正常化，也因為部隊的環境特殊，這個標準，必須比平民社會來得更高。雖然比較起來，我國民風較美國保守，性騷擾等事件在國軍發生的比率相對較低，但是，在性騷擾的處理方面，美軍對性騷擾從嚴定義，以及由獨立單位來處理申訴案件的方式是值得參考的。

目前，吸引女性服役的各項作為已被許多國家接受，因為兩性平權的提倡，保障女性福利及權益，也成為各國軍隊致力的目標。但是女性軍人本身應該清楚這一段從軍的歷史，「今日美國女性擔任各式職務，將軍、太空人、飛行員、艦長、重機械操作員，但是這一切是從沒有階級的廚師、洗衣工及護士開始的……，經過了220年的麻煩、苦難及輕蔑，美國女性軍人才得到了與男性同等的地位及尊敬。女性軍人應該清楚她們得來的福利是不易的，更重要的是，軍隊並不是一個專為女性所打造的环境……」，這是美國空軍一位退役女准將威爾瑪-沃特（Wilma L. Vaught）對女兵的忠告⁸⁶。

結 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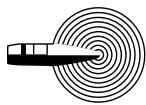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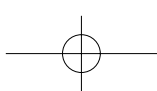
當今社會形成一股女子化的風潮，在未來，女性軍人對於軍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，這個現象在今日許多國家皆然。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維西曾感嘆道：「對於美軍而言，女性化現象的意義，並不遜色於核武的發明⁸⁷。」以往討論女性從軍，及加入戰鬥部隊的適當性似乎已經顯得落伍，女性加入軍隊固然帶來改變，但是這已經成為一個軍隊必須適應和解決的問題了。美軍在轉型為「全面志願役」的過程艱辛，新部隊成立後，仍然面對缺員及兵員素質低落的問題⁸⁸。國軍逐漸朝向「募兵為主，徵兵為輔」的目標努力，在未來也同樣可能遇到如美軍轉型產生的問題。自2006年4月以來，國軍志願役女兵的人數成長穩定，正好能填補未來可能發生的缺員問題。因女性細心、專注的特質及敬業精神，亦有助於提升國軍的人力素質⁸⁹，但相對的，軍隊是男性為主的父權體制的組織，國軍也同樣會遇到如美軍所產生的問題，所謂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」，國軍應參考歐美國家在女性從軍的經驗，以及美軍在遇到問題時所採取的因應作為，儘早規劃教育，以維軍譽，提升戰力。

註⁸⁶：Williams Rudi, "Military women take 200 year trek toward respect, parity,"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, Aug. 12, 1998, <http://www.defenselink.mil/newsnewsarticle.aspx?id=43226>

註⁸⁷：同註⁸⁶。

註⁸⁸：胡元傑，〈從徵兵制至募兵制——北約國家向全志願役轉型〉《國防譯粹》，第32卷第6期，2005年6月，頁81。

註⁸⁹：周海娟、崔艾湄，前揭書，頁347。



新武器 新系統 新科技

非致命性武器 長程超音波揚聲器 Long Range Acoustic Device

編輯部整理報導 資料及圖片提供：精業



2000年10月12日，美國海軍柯爾號（Cole）神盾驅逐艦在葉門亞丁港遭受自殺攻擊，一艘裝有強力炸藥的小艇重創了這艘驅逐艦，造成17人死亡、28人受傷和裝備嚴重的損失。柯爾號驅逐艦幾乎被炸沉，花了2億5千萬美元和3年時間修理，才重返美國海軍的作戰序列。

受到這次事件的刺激，美國開始致力於高科技安全防護與非致命性武器的發展，長程超音波揚聲器（The Long Range Acoustic Device, LRAD）就是其中的

一項高科技新設備，目前已經裝設在美國海軍與海岸防衛隊的許多船艦上。長程超音波揚聲器不是一種致命性裝備，而是向接近美國海軍船艦的小型船隻，發出定向的高分貝音波，以提醒、警告、驅離意圖攻擊之敵方，用柔性方式達到嚇阻之目的，減少不必要的衝突及人員、財產的損傷，被喻為新型高科技「非致命性武器」。

長程超音波揚聲器的發明原理是利用超音波的特性，將兩種音頻混合，產生出能維持單一定向性並在可被聽見範圍的音波裝置。此裝置外形為圓盤狀，重45磅（約20.4公斤），直徑33吋，厚度6.1吋，可精確的瞄準12~20度夾角內的目標對象，發出120分貝以上，距離可達500公尺以上的高指向性警告音，一公尺內最高可達151分貝。使用單位可先以麥克風向目標對象喊話，如果對方沒有聽從指示離開，則可朝目標對象發出持續高達146分貝的警告音波，以強制驅離。

長程超音波揚聲器具有防水、低耗電量、高移動性、低損壞率之特性，設備本身還有安全措施，若要發射最大功率，需有鑰

匙才能開啓，由指揮官加以控管，避免設備被任意使用。只要將長程超音波揚聲器架於三角架上，接上電源，插上麥克風及專用MP3播放器，打開開關，經過3~8秒自我測試就能使用，操作十分簡單。唯使用時需站立設備後方安全範圍，勿直接靠近正面音源發射區75公尺內，以免造成聽力損傷。

自2003年起，長程超音波揚聲器在全球已有近500件為各國軍、警、消、民間等單位實際使用案例，包括美國、澳洲、新加坡、英國皇家海軍等。在第二次美伊戰爭期間，美國海軍及海岸防衛隊的船艦上安裝8台長程超音波揚聲器，在15天內使用高達410次，且成功驅離82%來意不明的船隻。另外，美國紐約警方將這套設備裝於鎮暴車上，並經過實際測試，在噪音高達70~90分貝的紐約街頭，長程超音波揚聲器可清楚達到警示效果。

